



昆仑

杜仲 著

壮歌行

KUNLUN ZHUANGGE XING

第二部

路

陕西人民出版社

昆仑壮歌行(第二部)

路

杜 仲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昆仑壮歌行》三部曲的第二部。头一部《驮》，讲到解放军已全面进驻西藏，十世班禅业已安全回归西藏，但西藏还远没有彻底解放。正在修建的川藏公路一时难以通车，而由青海用骆驼驮运担当的补给线，由于驮畜不堪在高原上重载远行，从各省调集的骆驼数以万计地死亡，使西藏的补给眼看陷入绝境。而居心叵测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又妄想断绝粮源，要把西藏驻军饿出西藏……由于形势所迫，也出自革命者的雄才胆略，青海军区后勤部的慕生忠将军，带领为数不多的军民，试着修通了一条由青海跨越昆仑唐古拉进入西藏的公路，并托举出一座崭新的城市，从根本上解决了对西藏的补给运输，从而铸成了中外筑路史上的一段佳话。

与大自然搏斗是艰苦的，何况又是在世界屋脊上开路，但人也因奋斗而生动，这段期间发生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既

有情也有爱。

社会的进程是曲折的,就像青藏公路蜿蜒地向高原攀登。几十年来,一条青藏公路见证了太多历史事件,从平叛、自治区成立、对印反击战,以及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几乎没有停歇的运动……青藏线上的军民经历了丰富多彩、又酸甜苦辣兼备的发展与变化,虽然含有苦涩,但又着实绚丽。可以说《路》是从修青藏公路前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在青藏线的一个写照。

《路》是昆仑三部曲里最耐人寻味的一部,既令人唏嘘,也留下了许多思考,而传达更多的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

目 录

1	饥寒如影伴征程	(1)
2	题大无边远比进京赶考难	(7)
3	导致死亡的饥饿	(14)
4	一味主药可定乾坤	(20)
5	柳暗花明觅新径	(26)
6	诺木洪山洪肆虐	(33)
7	义无反顾探新路	(39)
8	土木之工不可擅动	(46)
9	革命者自觉加压挑重	(51)
10	后勤工作可踏不得一脚空	(58)
11	脚踏实地步步向前	(64)
12	自古忠孝两难全	(70)
13	青藏公路从军人手中延伸	(77)
14	两手空空敢修敦格公路	(83)
15	智斗硬拼勇闯三关	(88)
16	巧用盐湖水构筑盐湖路	(94)
17	西北大地有两条新红线交会	(99)
18	处女地新生了许多第一	(106)
19	驼运的最后悲怆开始鸣奏	(111)
20	观敌瞭阵准备给昆仑开膛破肚	(117)
21	血染救命粮	(125)
22	寻支持就寻敢打恶仗的彭德怀	(131)
23	先觅通晓技术的三眼人	(136)
24	走新路驼亡仍过半	(142)
25	缺啥也不能缺信心	(148)



26	要修路先召开作战会	(155)
27	牵驼的农老二修开了青藏公路	(161)
28	南山口前旗开得胜	(166)
29	南山梁可比老蒋的军队顽固	(172)
30	驼运无望唯盼路成汽车通	(179)
31	先抓住设计这个龙头	(185)
32	调兵遣将为越天涯涧	(192)
33	砌桥用的是沾血的水泥	(198)
34	一桥飞架跨天涯	(204)
35	沁血的镐把用断知多少	(210)
36	为护几管炸药险些付出生命代价	(218)
37	欲造两路夹攻之势	(221)
38	巴颜一线的人马会工地	(228)
39	修路也实施合围攻坚战术	(236)
40	置之死地而后生	(244)
41	野鸡红萝卜成了天鹅蛋	(250)
42	一声同志唤得泪花流	(257)
43	冷不防背后刺来泄气的剑	(263)
44	缺骆驼退而求牦牛	(271)
45	混成运输旅成分好复杂	(278)
46	劈雄关跨大河决战五道梁	(285)
47	鉴 证	(292)
48	彭总与筑路人心相印	(300)
49	施工决战的大幕骤然开启	(305)
50	有女人就能联系上姻缘	(311)
51	万匹机械战昆仑	(321)
52	可可西里原来是美丽的少女	(327)
53	白茫茫的地图添了新红点	(333)
54	那一刻的寂静来得太不易	(339)
55	那曲突然来了一头铁牦牛	(345)
56	公路不修行车更壮气	(352)
57	青藏联姻大路牵	(358)



58	新车百辆跃上高原谱新路	(365)
59	避让民居多劈石峡六十里	(372)
60	拉萨河上桥上建桥	(378)
61	两条进藏公路共开一个通车典礼	(385)
62	路透社的消息如是说	(392)
63	因需而要荒野耸新城	(399)
64	贡玛兰兰成了女英雄	(405)
65	男人们渴望的是啥	(413)
66	第一个藏族女司机叫央吉	(423)
67	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	(431)
68	头一个走青藏线的中央首长是陈毅	(437)
69	盼着给土公路罩上硬面子	(444)
70	路挂黑甲衣绽白花	(451)
71	彭德怀视察留佳话	(459)
72	突然出现了许多右派	(466)
73	亩产三十万斤的大跃进	(472)
74	人民公社好能吃	(479)
75	饥饿催生出的先是思考	(486)
76	面对蓄谋已久的叛乱	(492)
77	不战而屈乃上策	(498)
78	重拳击碎叛乱分子复辟梦	(504)
79	立功受奖的还应该公路	(511)
80	难忘根据地的乡亲	(518)
81	纯纯的一段情	(524)
82	和平时倒弄成弹尽粮绝	(533)
83	右转偏操左满舵	(542)
84	难道光是自然造成的灾害	(548)
85	下马之痛	(555)
86	五十车炮弹直抵反击前沿	(564)
87	调整又调鼓了女人的小肚子	(572)
88	企盼人间正道再沧桑	(579)
89	阴霾渐退显暖情	(586)



90	晴空炸下“文革”大霹雳	(592)
91	许多人成了牛鬼蛇神	(598)
92	红卫兵要砸烂人脖子上的狗头	(605)
93	西藏这片净土何以能基本保存	(611)
94	5·16 是个谜	(620)
95	乱到了失去人性	(626)
96	中国硬是形成了红色海洋	(632)
97	抢班的天马摔了个身败名裂	(638)
98	至圣先师也挨批	(644)
99	让油料自己流到拉萨	(649)
100	奉献爱心收获爱戴	(657)
101	拿鸡毛硬当令箭的样板戏	(664)
102	批宋江	(670)
103	百姓嚼碎的何止是螃蟹	(676)
104	久违多年重见好气象	(680)
105	欲把格尔木变深圳	(689)
106	情未了	(697)
107	当年植柳已成荫	(706)
108	铁龙蓄势越昆仑	(712)

时已黄昏，雪山脚下的大漫坡上，除了山石和沙砾，偶尔可见一些低矮无叶的枯枝；低垂的天幕下是一片苍黄、孤寂。缭绕在半山的雾气缓缓降下，夹着潮气和寒意，让长征途中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纷纷打起了冷战。

小山崖下，排长摘下背着枪对一个战士说：“二伢，架枪吧，今晚上就在这里埋锅造饭。”李二伢接过枪，张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愁愁地说：“锅现成，可往锅里下啥哟！”外号周长子的瘦高个战士长叹一声，急忙去寻干树枝。排长扒拉出三块活石头支起了灶，周长子把树枝撅巴撅巴往石头中间一扔，往地上一跪点着了火，立即升起一团烟。周长子身子弯得像麻虾，闭着眼睛连吹了几口气，亮亮的火苗就蹿起来。七八个人先是围着火堆转着身子来回烤，直到排长对着李二伢一仰脸，二伢子忙摘下头上锃亮的钢盔，支到了火堆上。班长急忙搬过一

块冰，放到钢盔里。大家团团围在火堆周围，眼睁睁看着冰块慢慢融化。冰先是变成了清的水，然后又成了乳白色，最后咕咕冒泡沸腾起来。大家都习惯地解着身上的粮袋子，摸着空得只剩两层布的米袋，脸色都阴沉起来。明知已没了米，还是朝锅里倒，然后再抖一抖。李二伢哭丧着脸说：“我的米袋子早就丢了，反正也是空的。”排长从怀里掏出一个折着的粮袋：“我这里还有一把青稞。”说着把粮袋底的那点青稞米攥在手心里，再反卷粮袋，把米全部下到钢盔锅里。

一圈人都盯着钢盔里不时蹿上来的青稞粒，谁都不说话。最后班长嘟囔了一句：“这藏族地区真是荒凉得可以，不说没人烟，就连带绿的草草都看不到；不像井冈山，总有得野菜挖。没啥可下的了，舀吧！”不管是茶缸子，还是洋瓷碗，每个人都分了一份。吹去了碗上漂着的热气，还是烫嘴，借着火光低头看着碗里的汤，能见到自己脸上一对发亮的眼睛。

排长仰脸喝光了碗里的汤，轻轻地下令：“喝完了四眼汤早点睡吧，明天一早还要攒劲过前边的雪山。”二伢从火堆里拔起钢盔，往沙地上一撂，然后转着钢盔使劲在沙子上蹭，刚被熏黑的钢盔一下子又变得锃亮。排长望着二伢，轻轻一笑：“热钢盔当枕头，一定热火。挨着我睡吧，挤着暖和。”二伢掂着钢盔走过来：“这家伙凉得生快，一会就冰凉。”

大家刚躺下，周长子又一下子撑起来，站直了就尿。快烧尽的篝火，映着红光，长长的尿水在冰凉的地上激起一股热气。长子边尿边发牢骚：“这哪叫饭，简直是催尿的汤药。”

班长也跟着起来撒尿，并排和周长子站在一起，尿着说：“尿尿就怕有人带头，说尿都来尿……明天再找不着吃的，不知又有几个要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你看排长原来生龙活虎的，现在虚得像只病猫……”

身后传来排长有声无气的劝慰：“少说话吧，能省些气力……天明还要继续走。”

二伢子也是饿得睡不着，身子不住地翻过来侧过去，脸一碰上钢盔，就凉得一声“哎哟”。排长伸胳膊把他揽过来，爱怜地说：“脸贴着我暖和些。才多大的伢子呀，就走上了打仗

的道。你不去想，肚子就不觉得饿，一睡过去啊，就啥都不知道了……”

李二伢渐渐地入了梦乡，睡梦中转身脸碰上了钢盔，一阵冰凉，推推钢盔，又转身在排长脸上蹭着寻点温暖。排长似乎毫不在意，紧紧腰上的麻绳，又翻来覆去地睡。李二伢原先还能觉出一边凉来一边热，后来就觉出两边都是冰冰凉。伸手一摸排长的脸已觉不出鼻子里还有气息，再一摸排长揽在自己胸前的手臂，早已僵硬得像石头。一股凉意直戳心中，忙推着排长的胳膊，带着哭腔猛喊：“排长、排长……”

梦魔中的李来彪心里喊着排长，使劲推着的却是林桂芳裸露的手臂。猛然惊醒朝起一坐，抹了抹头上的冷汗，才发现胸前是新婚妻子滑溜溜的光胳膊，钩住了自己的脖子。

高原上的月光，皎洁而明亮，透过不大的窗户，把小屋照得依稀可辨。李来彪看着胸前的女人滑润的手臂，轻轻地来回摩挲。女人裸露的肌肤立时就变得温暖酥软而又富有弹性，与刚才梦境里，死去排长僵直冰凉的手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李来彪摇摇头，叹了口气，发出一阵苦笑。小林似醒非醒，含娇带嗔地喃喃道：“睡得好好的，你干嘛推我啊……才刚结婚没几天，是不是就烦我啦？”

“咳！真对不起，以前没跟女人睡过觉，还不太习惯。”李来彪歉意地笑了笑，爱怜地将女人的光胳膊塞回到被窝里。“我能活着看到建国解放，又娶了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同志做老婆，笑都来不及哩，还敢烦！说句没出息的话，一上了你的身，我一辈子都不想下来！可一想起进藏的同志饿得喝四眼汤，我就净做噩梦。都1958年了，又偏梦到了1935年，梦见了长征路上饿死的排长。醒过来才知道这是在香日德，身边不是饿死的排长，是咱的活媳妇。”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看你出的一头冷汗。”小林侧起身，用手摸摸李来彪的额头十分心疼地说，“这几天把你愁的，打回来的饭，你也不好好吃。”又不解地问：“啥叫‘四眼汤’？名字怪怪的，咋没见炊事班做过。”

李来彪惨惨地一笑：“米汤清得能照见人，自己的两只眼

加上汤里照的两只眼，可不是四只眼的汤！咳，我们这一辈子净跟挨饿干上了……起先是给人家望牛，我们当地把放牛叫望牛，老吃不饱，饿得受不了，偷喝了糟房酿的酒，让财东打个半死，一咬牙跑出来硬是参加了红军。要不是有个当赤卫队的哥，人家说啥也不收呀！长征路上那是饥寒交迫外带奔波，一路上哪吃过饱饭！长征结束到了吴旗，第一次吃顿饱饭，还吃出了人命……”

“吃饭咋还真能把人撑死？”小林好奇地问。

李来彪苦笑一声：“说来话长，你根本想象不出我们刚到陕北那个惨相……”

吴旗城郊，一群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三三两两地有气无力地蹲在墙根晒太阳。靠房的土路上，几个人骑着马飞奔而来，为首穿大衣的高个儿首长见了李二仨几个，勒马跳下地，随行的警卫忙下马介绍道：“这是边区后勤的艾部长，专门来看望大家。”艾部长笑着说：“彭德怀将军已经在直罗镇，把追咱的敌人尾巴截掉了，大家放心休息吧！”

老班长赶紧站直身子，先说了声“首长好”，接着又喊了声“立正”，对战士们督促道：“精神点，别给中央红军丢脸。”见战士们都勉强站直了身子，又喊了声“敬礼”，战士们都伸着右手行了军礼。

艾部长把几个战士从排头看到排尾，越看，两条眉毛不断下移，脖子上的喉结不住地抽搐。为首的班长穿戴得还算整齐：汗渍斑斑的八角帽穿了一个洞，满脸乱七八糟的胡须几乎遮住嘴，光腿打着绑腿，脚上是一双烂草鞋；周长子头上是乱草似的长发，身上勒着一根麻绳，显得腰杆更细，没穿鞋的两条光脚杆越发显得人细长……排尾的李二仨头顶锃亮的钢盔，光着脚，裤腿只剩下膝盖以上，刮烂的布条让风吹得一个劲地飘……

艾部长爱怜地走到李二仨跟前，捻着他的烂军装问：“小同志多大啦？叫啥？咋大冷的天光脚穿半截裤？戴个冷不哇哇的钢盔还舍不得摘，不怕冰坏了身子？”

班长赶忙解释：“出了苏区连走带打一两年，哪有被服补充，不怕首长笑话，能够遮身掩体就不错了。这顶钢盔，洗脸打水都靠它，除了冲锋正经用，还是全班的行军锅，多久都没吃着正经饭了，肚子空得革命先闹个不完。李老表，跟首长讲，你多大啦！”

艾部长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听不太懂江西话，错把平常江西人称呼的“老表”听成了“来彪”。

“啊呀，来彪这个名字起得好，天下的红军合到一起，可不就是如虎添翼。‘彪’这个东西，我们陕西古代叫天禄，神道上就有，威武着哩。可不管是虎是彪，冻坏了身子可拿啥本钱去革命！先把我的棉上衣给你穿吧，我还有大衣。”转身吩咐警卫：“小郝，跟村长要几双支前的军鞋，我给打条。再让那些婆姨紧扯几把风箱，赶紧把饭端来！”慕生忠说着就脱衣裳：“衣服都烂成了索索，快脱了换上！”

二伢紧裹衣服，往后躲。慕生忠不解：“又没有姑娘婆姨在跟前，还怕羞哇？”

班长过来，惨惨笑着解释道：“从井冈山下来，一路没换过衣裳，虱子都滚成了蛋。”

“那还不快换！”慕生忠帮着二伢把衣服扒下来，一看衣缝里，虱子都排成了行。再看二伢身上，还有不少虱子还在爬，赶紧卷起衣服往下扫，寻食的母鸡正巧赶过来，低着头一个劲猛啄……

慕生忠看着李二伢穿好了棉上衣。棉衣穿在慕生忠身上是棉袄，李二伢穿在身上就成了大衣。

郝大刀提着一捆布鞋走过来，挑了一双最小的先给李二伢：“来彪同志，鞋要是再大，你就塞点棉花。”

李二伢穿着艾部长给的棉上衣，试着新鞋，抿着嘴笑：“我们江西只兴穿草孩（鞋）子。”

两个战士端着一满瓦盆热气腾腾的洋芋走过来，后边紧跟着一个笑吟吟的婆姨端着一盆腌豇豆，村长提着一桶开水也跟过来，边走边招呼：“刚出锅的热洋芋……”

周长子一见大盆的洋芋，眼睛先放了光，率先冲了过去，

右手先拿了一个，左手又抓了仨，狼吞虎咽地就往嘴里塞。李二伢双手朝袖子外头一伸，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烫得急忙在两只手里倒。艾部长在一旁忙嘱咐：“陕北虽然苦吊^①，洋芋还有。慢点吃，小心烫着，噎着也不得了……”

只见周长子手里的洋芋只剩了一个，一边鼓着眼睛朝下咽，一边又蹲下去抓，猛一起身，啊呀一声闷叫，摔在地上，滚了几滚，长长的身子一伸就断了气。在场的人一片惊慌，老班长满脸哀伤却十分平静，看着地上的周长子，边吃着洋芋边说：“周长子你也算有福，不比咱排长，还落了个饱死鬼，临终还能穿着新布鞋入土。”

艾部长又急又气，大吼一声：“都不准吃了！”吃洋芋的战士一时愕然。部长又说：“听我的口令：一手拿洋芋和咸菜，一手端水碗。好，我喊一，吃洋芋；喊二，咬咸菜；喊三，喝水！好……”

“这个艾部长真逗，吃饭喝水还喊口令。他现在在哪？”

“咳，他姓的哪门里的艾呀，”李来彪笑笑说，“后来我在老中医党大夫家养病，党大夫跟我说，他堂兄堂弟都叫慕生啥，慕生啥的，他算哪个艾家的？他是哪家都爱！起个艾拯民的名字，还不是为了迷惑白狗子。艾拯民就是现在的后勤部长慕生忠！这人胆大心细办法稠，前方打仗都要依仗他哩，是个不爱挂名的大功臣呐！过去直接在他手下，他指哪我打哪，可说是得心应手；现在让我独当一面当站长，负责对西藏的补给运输，东西是运到站上来了，可三四千里，我拿什么运？再别说根本就没有条正经的路！我们在基地是有得饭吃，可想起进藏的战友连四眼稀饭都要断顿，咱们两口子睡在热被窝里，‘打冲锋’、玩‘肉搏战’，是不是太有点没心没肺……”

听到这里，小林下意识地往上拉拉被子，盖住了自己的光身子，瞪着两只大眼睛，紧紧盯住李来彪的脸，连大气都不敢出。李来彪想着说着：“你方才说得对，白天光想着进藏的战

① 陕北方言，贫苦的意思。

士在挨饿，晚上就老梦见饿死的同志……我是实在睡不着，想去办公室再盘算盘算。”李来彪说着穿衣下床。“你好好睡吧，上班好有精神。好好跟齐大姐他们想想招，怎么克服高原反应。进藏这一路上倒下去的人可是不少，还有冻伤。不见枪不见炮，照样截胳膊断腿，把老二冻坏的也不光王石羊一个……咳，一条大河波浪宽，《可爱的祖国》这歌声听起入耳、唱起顺口，可要实际去爱，可咋就这么难！当年因为挨饿闹革命，一路革命是不断挨饿，现在还是为进藏的官兵挨饿着急……老是甩不脱这个‘饿’字！”

2

题大无边远比进京赶考难



题大无边远比进京赶考难

李来彪一掀办公室帐篷的门帘，就听屋里王小全一声吼：“谁？”

“我。你继续睡吧，我来写个报告。”

屋里点亮了马灯，王小全系着扣子嘟囔着往外走，“这才多早晚啊！这地方白天热、夜里冷，睡行军床冻得浑身凉，还不如回班上挤着暖和。”

李来彪进屋伏在桌上，又是写来又是扳着指头算，老是整不出个眉目来：“这哪是解决问题的报告，只能算把矛盾原封不动上交！”院子里连夜赶来送给养的汽车队正在卸货，汽车轰鸣，人声嘈杂，更惹得李来彪来气，把铅笔往桌上一甩：“光往香日德兵站拉，东西都码成了山，我既没有秦始皇的缩地鞭，也不像孙悟空会法术，可拿什么往拉萨送！慕生忠还算老上级，净给我找好活，简直是撵着鸭子上架，要我的猴嘛……”

“啊呀呀，好大的牢骚，又点着名数落我！”一掀门帘，笑着走进来风尘仆仆的慕生忠。

李来彪又惊又喜：“老部长怕是属宋江的——真是及时雨呀！”

我正打报告准备去找你——实在是玩不转哪！”慕生忠一



边拍着大衣上的土，一边笑笑说：“我可不是宋江，也不是诸葛亮——我也不会神机妙算。跟后勤以外的人，我从不说这个话，别人听起来，还以为是搞后勤的在夸功哩，现在你入了后勤这一行，我才跟你说。在《三国演义》里，不管书写得多厚，提起后勤补给，无非是八个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只有干起了后勤，才能掂量到‘先行’这两个字的分量，那可是不够及时，都不行啊！后勤又像一个家庭里的主妇，干的就是找米做饭的活路，家里有的要下地、有的要上学，不起早赶着点做饭，行吗？”拍打完大衣，抖抖又披上，接过李来彪手中的报告，翻了翻，“这报告一会是兵站、一会是转运站，连个正经的番号都没有……这回就要有正式旗号，好接硬仗啊。”翻到最后，又把报告退给了李来彪，“啊呀呀，还没写完嘛！你去写完，先让我睡一觉怎么样？连夜赶路，一路颠跹得合不上眼。要把大事干好，得想周全，从长计议……玩不转，就想办法把它玩转。你没听军歌里唱啥？叫‘向前，向前，向前——’共产党的军队没有打退堂鼓一说。物极必反，逼急了，咱们不会也来场革命！”

“对，对，对，你赶紧给咱想个革命化的措施。你先睡一觉，我给你再去抱床被……”

慕生忠摆摆手：“我有大衣，老规矩——连铺带盖……”

高原上的太阳特别耀眼，出来血红，升不多高，就照得满地金黄。李来彪盘腿坐在办公室门外的地下，反复审看着自己写的报告。姚玉奇快步走过来，朝门里一指：“听说慕部长过来了？”

李来彪伸手招呼：“快坐下，看看报告里还有什么需要补充。”

姚玉奇仔细看着报告，最后说：“应该把自耗率再明确一下。”

“啥叫自耗率？”李来彪不解。

“就是运输部门在转运过程中，本身消耗物资的比率。”姚玉奇想了想，打了个比方，“举个例子吧，开车的老邢告诉我说，抗战时候，日本鬼子封锁得厉害，重庆国民政府就试着想从玉门油矿往重庆运汽油。一辆雪佛莱卡车装了满满二十桶汽油，摇摇晃晃走了快一个月，烧了十桶油才到重庆。重庆的大

员挺高兴：虽然用了十桶，还剩十桶嘛！可说啥老邢也不让卸——‘这十桶我回去的路上刚够。’这个自耗率就是百分之百。”

“咦，咱的自耗虽然不会百分之百，也得将近三成，待会好好核算一下，补上。”

姚玉奇把报告还给李来彪，问道：“站长是什么学历？报告写得这么全面系统。”

“学历？”李来彪笑了，“往高里说，敢说是大学毕业：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干过警卫，真听过大首长讲过几堂大课。中直机关一东渡黄河，我就算彻底毕业了。望牛的穷伢子，哪上过什么学，说起真教我识字的，”伸着大拇指朝办公室指了指，“就是在屋里打呼噜的那一位。还有郝大刀那个半吊子老师。那是蟠龙战役，缴获了敌人整整十四万套军装之后……”

慕生忠望着尚未开包、码得整整齐齐的大堆被服，披着大衣开怀大笑：“十四万套啊！好我的天神爷哩，不说纺、不说织、不说剪缝和染，光婆姨纺线用的灯油能省多少！这回胡儿子①可给咱边区帮了大忙！也让胳膊受伤还纺线的周副主席能歇一歇。唉！叫来彪的那个小同志你过来一下！”

穿戴已相当整齐的李二伢连忙持枪跑过来，行了个军礼：“艾部长，啥子命令？”

“骑兵连打了几天的冲锋，累得人困马乏，你们打阻击的把腿歇美了吧？我替你警卫，你给我送封信，咱这些打仗的同志啊，见了枪械就红了眼，光顾着拖炮、抬枪、扛子弹，一时还想不起来还得穿衣裳，快通知他们领被服。早把被服分配下去，不就省得再警卫！”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从大衣里抽出一个用过的信封，划掉信皮上的字，在背后写了地址，把信从本子上扯下来装进信封，交给了李二伢，“你抄近道直接翻山，到大王堡找胡子司令。”说着用手在下巴捋了两下，李二伢光低头翻来调过去看信封，也没注意。“通知他们，每人两套军装，只多不少。胡儿子的侦察机刚刚来过，要抓紧时

① 指胡宗南。